子華子/執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子華子曰：聖人貴中，君子守中。中之為道也幾矣。寓中六指，中存乎其間，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。是故中則不既矣，小人恣睢，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埶，其受禍也必酷矣。何以言之？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，必隨之以揪斂之氣而為秋；玄武冱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，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。孰為此者，天也。天且不可以盡，而況於人乎？是故誠能由於中矣，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，一前一後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。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，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，必觸於巖墻而僵矣，必墜於坑塹而亡矣。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，不極則不止矣。悲夫，天道惡盡，而昧者不之知也。古之君子，齊戒以滌其心，奉之而不敢失者，其中之謂歟？天地覆壓，中不磨也；陰陽並交，中不淪也；五色玄黃亂於前，中不失也。悲夫，世之小人，快其誌於俄頃之久而促，失其所以為中也。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，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。

子華子曰：天之精氣，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，其在人呼則出也，吸則入也，是故一之謂專，二之謂耦，三之謂化。專者才也，耦者幹也，化者神也。凡精氣以三成三者，成數矣。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，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，故曰出於一，立於兩，成於三。連山以之而呈形，歸藏以之而禦氣，大易以之而立數也。

子華子曰：道之所載曰出，拓［或作宕］坦有足者斯踐之矣。夫何故，平故也。恢漶蒙涋而無不容，一與二二與三，吾不知其攸然，而同謂之平，夫何故，虛故也。惟虛為能集道，惟平為能載道，無所於閡無所於忤，虛之至也。左不偏於左，右不偏於右，無作好也，無作惡也，如懸衡者然。平之至也，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，然則歷陸嶔嶇，太行雁門橫塞之靈臺之關，勺水不通，而奚以有容。嗜欲炎之好，憎冰之炎，與冰交戰焉，則必兩相傷者矣。是故革四壙則裂，謂中滿則充，薄氣發喑，惴怖作狂，積憂損心，心氣乃焦。故曰一虛一平，而道自生；一平一虛，而道自居。

子華子曰：王者樂其所以王，亡者亦樂其所以亡。故烹獸不足以盡獸，嗜其脯則幾矣。王者有嗜於理義也，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。所嗜不同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。

子華子曰：生者死之對，有者無之反。痹者隆之因，虧者成之漸。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，以無體故無有生死，以無名故無有有無，以無數故無有隆痹，以無形故無有成虧。既已域於四象者矣，完不能無毀也，是以韋革雖柔，擴之則裂；礦石雖堅，攻之則碎。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，同於一盡。故古之制字，字為之破，而文亦如之。

子華子曰：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，閱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，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。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，鱗蟲三百有六十，震宮蒼龍為之長；羽蟲三百有六十，離宮朱鳥為之長；毛蟲三百有六十，兌宮麒麟為之長；介蟲三百有六十，坎宮伏龜為之長；裸蟲三百有六十，盈宇宙之間，人為之長。一人之身，為骨凡三百有六十。精液之所朝夕也，氣息之所吐吸也，心意知慮之所識也，手足之所運動，而指股之所信屈也，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，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。

子華子曰：撞鈞石之鐘，六樂合奏於庭，所以寫樂也。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，不主於樂故也。郁搖而行歌，促弦而急彈，所以寫憂也，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，不主於憂故也。然則憂樂在外也，所以主之者內也，內之所感，赭蒼互色，東西貿區，而昧者則不之知也。故曰觀流水者，與水俱流，其目運而心逝者歟。

子華子曰：渾淪鴻蒙道之所以為宗也，遍覆包涵，天之所為大也，昭明顯融，帝之所以為功也。道無依阿，天無從違，帝無決擇，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？天也天心，帝也帝心，人也人之心，莫隱乎慈，莫便乎恕，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，於慈故也。陵波而先濟，跋而望乎後之人，便於恕故也。此心之弗失焉，可以事帝矣，可以格天矣，可以入道矣。此心之弗存焉，道之所去也，天之所違也，帝之所誅也。古之制字者，茲心為慈，如心為恕，非其心也，則失類而悲。是以挾道理以禦人群者，庸詎而忽諸。

子華子曰：凡物之所有由者，事之所以相因也，理之所以相然也。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，紬之紬思［或作絲］由是以相屬也，姓胄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，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，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，禾之油油谷由是以登也，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，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，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。故凡物之所由有者，事之所以相因也，理之所以相然者也。